

# 他如今已经化作青铜雕像，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中间

高建群



● 高建群和矗立在甘泉的路遥雕像

路遥离开我们31年了。我写过关于路遥很多文章。今天说说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以及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上苍要塑造一个大人物，会让他尝尽苦难，给他很多磨难。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就会倒毙在路上，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如果能承受住，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乳汁，就会强大起来，觉醒意识。

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成为了一个“天选之子”。

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一旦平庸，他又将回到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积攒的底气，终于出了这么一个人物，可随时会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阶层中去。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世道中所有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唯一一支笔可以改变命运。

路遥去世前，我是最后一个探望的人。我前脚刚走，林达后脚来签离婚协议。林达一走，路遥就昏死过去了，抢救了两天两夜后，终于不治。在路遥病室，我在处方签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路遥兄，听赵照说，你的病已经回头。你是一个坚强的人。记得你说过，你是不可战胜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为你祈祷。你一定能跨这道坎儿。你的好朋友好兄弟高建群，1992年11月15日上午10点半。

路遥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这个世界静悄悄的，不见一丝响动。只有陕西师范大学的刘路教授，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现在叫路茗茗）。我代表省文联、省作协讲话。我对孩子说，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就是腿踢断了，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孩子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说，我体质弱，没有选择踢足球。

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都看过。延安地区那一年修《延安市志》的序言，是我受延安市编撰委员会委托草拟的。通读这些县志让我明白，一部陕北高原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

明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场大旱，现在还被陕北人常说起。1929年那场大旱，陕北地面，十成人饿死了七成，老百姓把这叫“民国十八年大饥”。县志上记载，天大旱，人相食，易子而食。我有孩子我不忍心吃，你有孩子你吃不下，互相交换，煮着吃。陕北农村流传着“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煮外甥，丈人锅里熬女婿”。外甥来看舅舅，女婿去拜丈人，这舅舅或丈人就把手外甥或女婿煮着吃，让家里人勉强续命。民国十八年刘志丹起义的那场大旱，较之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大旱更过之。

延川县志记载了清同治年间一场民族冲突，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战争，一些县份从地图上就消失了。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就是后来的南泥湾。这里能垦荒种水稻，怎么会没有人居住。可能就是清同治年间那场民族冲突，导致这块地上的人口灭绝了，田地荒芜了，行政建制都被取消了。那场冲突从秀延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无定河流域，很多县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传说。横山县过去叫怀远，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死绝了，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去盐池贩盐去了，躲过了一劫。回来后，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形成后来的张姓人家。这张家畔就是今天的靖边县城。早年盐商去盐池、定边贩盐从

青阳岔沟里进去走张家畔。

我幼年在富县居住。小时候上山砍柴，经常转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稍林，就发现一窑院，窑洞整整齐齐的，窑前有碾盘等一应俱全，看着荒芜很多年了。

延川县志记载，县城被攻破后，县大爷拔剑自刎，县太爷夫人跳井自杀。老百姓几乎被杀绝。

后来，逃难、逃荒的人，邻省的流民慢慢填充这川道。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在号召向这一带移民，可见在那个年代，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带上老婆，三个儿子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

王在朝是路遥的爷爷，王玉宽是路遥的生父，而王玉德就是路遥的养父。

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他得顽强地活下去。

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不是一个意思。关中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陕北人说的饿，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陕北有一句古谚：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陕北人常说，一个生命的出生，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

路遥有一个颇有远见的爷爷，是路遥能够生存下来的保障。

回想路遥的长相，我总能联想到世界三大草原王中的阿提拉大帝。匈奴人流落到欧洲以后，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建立匈人帝国。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身材矮小，胸膛宽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形不太匀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体态特征。

路遥几乎就是这个样子，中等个子，圆盘脸，褐色皮肤，鼻子有点塌，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怕见光似的，勾着往前看。《草原帝国》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站在多瑙河畔，眯着小眼睛，注视着欧亚大陆，随时准备把它囊入腹中。站在地上很普通，一旦跃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十分强壮，下肢短一点，有点内罗圈。全脸胡，鼻孔和耳朵都是，尤其是

的指标。我姐姐农村插队时，找了个村上人，这是给她要的指标，她不去。而眼看报到时间要到了，于是我把这指标要过来，给了天乐。

老五叫九娃，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有九个，这是老小。我去榆林，他来找过我几次，说要成立个什么“路遥研究会”，叫我当会长。我给我说不当。他又说，让我给榆林领导说，让给支持。我满口答应。后来我给周一波说过。我还给他写了一幅字：家园的最后守望者。

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很精明的女人，特别利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吐沫，把头发一捋一抹，理得光溜溜的，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

路遥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大约是2001年吧，我去榆林路过，从川道公路边，顺着斜坡上到窑院，院里有个碾子，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碾盘上有个碾轱辘，靠院墙有几棵枣树、山桃树，靠南有三孔石窑，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人生》拍电影，给了三万块版费，路遥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修了三孔石窑。我说，路遥你这做得对，孝敬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陕北人说，老子欠儿一个媳妇，儿欠老子一口棺材，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做这事，是实实在在的孝敬老人。路遥却说，不，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宣言，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向世界宣告：父亲的儿子大了！

大约十年前吧，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记得下着雪，赶天黑到延安，吃了口饭，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住在县城。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参加开馆仪式，我发了言，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

陕北在近一百年来，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69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

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裤裆，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年纪大点的，腰里缠个腰带。北京知青来了，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知青把这叫懒人鞋，能勾起跟儿穿，也能一脚脚拖鞋一样穿。

北京知青在1969年1月，阴历年之际来的，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转坐卡车到延安。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浩浩荡荡的。我当时在富县，也参加过知青欢迎仪式。记得就在茶坊路口，天阴得特别重，雪不是很大，下着雪籽儿，西北风把雪籽儿刮到脸上，打得生疼。

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女的穿件花的，男的穿件蓝的，头上戴个雷锋帽。这些刚来的知青，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跟着毛驴走在路上，冷得连蹦带跳的。

路遥比我大四岁，他们那一茬中的很多人找的都是北京知青。白描的夫人毕英杰，就是北京人，当年在宜川的新市河插队。一个当地青年，一旦和知青结合，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不然，你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问过路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北京知青，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以免自己坠入原来那平庸的世界呢？路遥回答说，不排除这种想法。

这篇文章得到了路遥大学时期的辅导员、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以及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崔海潮校长的鼓励。还有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栓，还有我的助理牛延宁的协助。

2023.11.13 于西安

# 永不磨灭的记忆

王敏

富不远万里自费为前线战士服务》的消息。主编王俊魁看到此稿后让我重写，并亲自指导我：要充分体现广大民众积极支援前线、勇于奉献的精神。此稿经我反复打磨，以《奉献的心意》投到各大新闻单位。

198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一版倒头条以加框的标题《心意》发表了此文，落款是老山前线某部战士王敏。《人民军队报》也进行了刊发。这也算是我的成名作。

我所在的高炮团政治处为此给我记三等功一次。因此，我也成了全团参战以来不到战评阶段而立功受奖的第一人。团政治处还直接将我的立功喜报发给了我的家乡——子长县人民政府。县政府敲锣打鼓到我家慰问，送来了喜报和慰问品，这是何等的喜讯！随后，我又写了《前线打仗仗，家乡是靠山》等新闻稿，分别发表在多家报纸上，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鼓舞了前线战士英勇作战，收到了不少战士的来信来访。

就在当年的十月，陕西新闻采访团来前线采访。当时《延安报》的著名记者赵卫东也是采访团中的一员。在我陪同他们前往一线采访的过程中，谈到了我在采访中的点滴故事，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关

注，也成为了他们采访的一个线索。赵卫东在前线不足一月的采访中，采写了七篇连续报道。其中一篇就是写我的《老山，有一位报道的小秀才》，发表在当时的《延安报》一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入滇参战以来，我深入一线采访写稿400余篇，近万字，在各大报刊上发表70余篇。到年底，部队评功评奖时，因我在新闻报道工作中业绩突出而再次荣立三等功，并在火线光荣入党。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可当年前线的那些事依然历历在目。为此，我在工作之余，编辑了《留在老山的记忆》一书，著名作家高建群为此书作了序。

他在序文中这样写道：“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硝烟早已散尽，尸骸早已腐朽，麻栗坡前那一块红土，大约如今也早已被绿草所覆盖。这二十多年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匆匆忙忙行走着的中国人，能腾出脑子，记忆这些的已经不多。大约还残留着一些观念：一种人是有亲人埋葬在那麻栗坡前的，一种是参加过那一场战争，如今已经年届中年的老兵。”

是啊，编写《留在老山的记忆》一书，正是我这位亲历战火的老兵对麻栗坡那

渐渐荒芜的坟草献上的真诚祭奠。当我走在蓝天白云下的延安街道，当我静静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回望那血与火的洗礼，一次又一次站在窗前、遥望南方！

于是，在参战三十年后的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再次前往培养我成人成才的老山战场，那山那次让我情难自禁、让我永远魂牵梦绕。回来后，我又用两个月时间写成了《老山，永远的丰碑》一书。著名军旅作家、“全国好新闻奖”特等奖获得者马文科为之作序：《丰碑，挺起民族的脊梁……》

马文科在序文中这样写道：“丰碑是树在精神高地的战旗。弥漫硝烟中，满身创伤的勇士，踏着敌人的尸骸，将一面残损的战旗插在血光洗礼的高地——这是每每出现在战史图册中的经典镜头，也是经常浮现于自己脑海的难忘记忆。然而，当战争硝烟散去，青草重新覆盖了曾经搏杀的疆场，丰碑于是化作了阵地上凝固不倒的塑像。”

“丰碑是映照灵魂深谷的明镜。树碑立铭，不只是为缅怀荣光的过去，更是对伟大灵魂的深情赞礼。”马文科道出了我真实的想法，也对我永远的记忆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 我爱您

朱学军

我爱您  
不仅爱您光明的现在  
也爱您苦难的过去  
不仅爱您苦难的过去  
也爱您辉煌的未来

我爱您  
不仅爱您的滚滚洪流  
也爱您的大潮风流  
不仅爱您的大潮风流  
也爱您的独占鳌头

我爱您  
不仅爱您的父亲  
也爱您的母亲  
不仅爱您的母亲  
也爱您的乡亲

我尊敬的先生  
手中的大笔  
这来自神山圣水的骏马  
奔跑起来  
墨滴变成善良丰富高贵的庄重  
在生养您的大地上尽情书写着  
把梦想和向往写进风景  
让缪斯女神签收

当阳光借助风的力量  
把信仰与理想打开  
梦想的美好与期待便扑面而来  
这是您和缪斯之间的承诺  
每一个早晨  
都要从您把孩子交给缪斯开始

啊，敬爱的先生  
我要以青春追梦的名义  
与您一起奔跑

您奔跑在大中原  
点燃年轻人的梦  
以时刻前进的姿势  
按下梦想的加速键  
平衡着创作速度和育人温度

您从乡村跑向城市  
您从小径跑向大道  
让爹娘的守望清晰可见  
让每一个漂泊都有线可牵  
让每一次握手都期待下一次拥抱

您奔跑在冰天雪地饥饿严寒  
奔跑在缪斯女神的召唤下  
奔跑在文学少年的梦幻里  
奔跑在父亲母亲的新盼中  
奔跑在初心使命的坚持里  
奔跑成一个异类的岛  
奔跑成一个特例的村  
奔跑成一座高耸的山  
奔跑成一片迷人的湖  
奔跑成灯火璀璨  
奔跑成繁星灿烂  
把梦想串联进时代的网络  
把向往装订写给未来的书信  
读您读出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中国

是的，这正是我们厚德载物的新时代  
这正是我们自强不息的大中国——  
从伏羲炎黄走来  
从尧舜禹汤走来  
从文武周公走来  
从孔孟汉武走来  
从秦皇汉武走来  
从唐宗宋祖走来  
从朱文公王阳明走来  
从孙中山毛泽东走来

我听得见呼啸的奔跑声  
那声响是飞机穿越云端  
把海洋洲际紧紧相连  
是梦想坐上高铁  
是街巷阡陌大路朝天  
是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把祝福和喜悦投递大地

谢谢老师，我最敬爱的知心朋友  
您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尤其是这个春天，我像渴望自由呼吸一样  
渴望您能再快一点，把灵魂的补给送到我身边  
您继续并加速奔跑着  
让心灵烟火气一次次升腾而起

谢谢您，我最亲爱的大写的人  
从您的一言一行中  
我又读到了另一个鲁迅  
今天寄往明天的人品  
生息不息传递着华夏不老的精神  
每一次抵达都是新的出发  
您永远不知道停歇  
太阳每天都在升起  
我的先生正在万丈光芒中  
被簇拥着、欢呼着、礼敬着……

## 楊家嶺

